

台灣參與聯合國具諮詢地位之 INGO之策略

陳麗瑛 / 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今天我是以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IRFD）東亞網絡協調人及駐聯合國代表的身份，來跟各位上這堂課。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RFD）具有聯合國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地位，我相信今天來這裡參與活動的學員，是希望將來成為台灣處理聯合國事務的人才。如果日後還需要其他補充資料，各位可以向基金會索取《新世紀智庫評論》第十八期參考我所撰寫的「聯合國非政府組織體系之運作及我國參與策略」。

今天所討論的內容，聯合國的組織體系，其次是聯合國非政府組織諮詢體系。過去我們不知道聯合國是依賴兩個系統運作，一直以爲只有具備聯合國會員國身份才能做事，事實則不然。聯合國主要有兩個體系，一方面是官方會員國，另一方面則是非政府組織，支持議題（agenda）與全球政策的形成，兩邊的運作是平行的。如果會員國的主張是不恰當的，非政府組織可以制衡會員國，或者當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也就是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意見不同時，非政府組織組織也具有在兩造間仲裁的角色。在聯合國會議中，當G8（八大工業國，過去是G7）提出一個意見，常會有另外一個集團，由七十七

個小國組成的集團（G77）提出反對意見。如果G8跟G77一直僵持不下，由誰仲裁？由非政府組織仲裁。由於早期中國並不屬於G8，也不屬於G77，大約在六年前參與G77，變成G77+China，表示都屬於弱勢族群，中國願意與這個集團一起發言；不過這一、兩年開始轉變，中國自認羽翼豐滿，已經在某些地方與已開發國家交往，中國也開始參與G8的會議，中國以這種曖昧的身份，兩邊通吃。既然中國的角色這麼曖昧，我國與中國的關係又這麼特殊，如果台灣很會操作議題的話，透過非政府組織的運作，還是可以操作很多事情。

接下來談論，台灣參與現況及未來擴大參與策略，在此我以2002年的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SSD）做例子。大家去年報紙上都看到由葉俊榮政務委員帶團參加南非（South Africa）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的永續發展高峰會。我將向各位報告參與這個會議背後籌備運作的情形，這是你們學習的重點：如果不在國際或國內先做好這些運作，就沒有資格去宣稱「我代表台灣的非政府組織；我在聯合國裡要以台灣觀點發聲」。對於非政府組織，聯合國非常在意它能否扮演這樣

的角色，就是「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ing globally, act locally.）」，這種「全球思考、在地行動」能力很強的非政府組織，是聯合國最重視的。所以稍後在永續發展高峰會國家代表團的組織動員過程中，你會瞭解單單爲了這個會議，國內關於永續發展的非政府組織如何加以組織，然後再選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組織參加聯合國的會議。隨後還會提到今年參與 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 的策略。最後介紹，大約兩年前我向外交部所提出之報告，內容是對於「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活動贊助制度」如何建立的建議；政府贊助制度的重點在於強調「專業」，絕對不能是政治取向，因爲政治屬於另一個層面的操作。我們如果要進入聯合國，而且令人尊敬，一定要具備專業能力；無論是人權、女性主義或永續發展，必須要由專業的非政府組織來處理，如果有政府力量做靠山會更好。現在政府的作法是把政府官員化身爲非政府組織的成員，希望這個時間能夠越短越好，早日恢復與其他國家相同的情形。事實上，參與聯合國事務應該是官方體系與非政府組織體系並用，聯合國會議結束後會提出宣言，宣言中要納入什麼政策、不納入什麼政策，乃是各國官方角力的結果；像部分歐美體系的國家，政府官員有時在官方組織體系內角力輸了，但會反過來利用國內非政府組織在非政府組織體系中運作，維護國家的利益。大家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我聽過很多推動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事務的人，動不動就說「我們絕對不能幫政府講話」，哪有這種事？世界上在聯合國有影響力的國家，哪一個不是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一唱一合

的？非政府組織在什麼時候該扮白臉、什麼時候該扮黑臉，在什麼主題合作、或在什麼主題抗爭，都有一套規則，這點需要大家學習。

聯合國的一級組織架構及運作

聯合國體系有六個一級單位：

一、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最近有人從這個角度切入，訴求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

二、大會（General Assembly），任何組織的大會都是最高層級，聯合國大會由所有會員國一起參與，通常一年開一次年度大會。接下來，World Summit有五大主題，五年輪流就這五大主題舉行會議，檢討政策是否需要改變；World Summit有時稱爲 Special Session of General Assembly，也就是除了年度大會以外，會爲了重大主題再開一次特別的年會，這個年會就不討論一般性會員國之間或年會的事情，而是討論永續發展或人居等議題。

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擬訂全球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政策，以上是UN Programmes and Organs，直屬於聯合國的第一級組織，政治敏感度很高。接下來，有幾種支持性的委員會，包括功能性、區域性、專題或特殊的委員會與專家組織。除了WFP與ITC這兩個特殊組織有其特殊任務外，委員會底下的專業組織（Specialized Agencies），爲了支持各委員會，所以成立一些專家組織（expert agencies），例如總部位於日內瓦（Geneve）的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以及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等，不同的領域會有不同的專家組織支持基本研究，這些專家機構算是聯合國的智庫。所以，聯合國內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尤其是類似中經院這種非政府組織，會與這種智庫或專家機構密切合作，透過合作，就全球各個領域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例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針對貨幣問題，世界衛生組織（WHO）針對健康問題，聯合國工業開發署（UNIDO）則針對全球工業發展問題，而世界銀行（World Bank）算是一個集團，由很多專業性的組織所組成。這一類專業的組織對台灣很友善，對我們的幫助也比較具體，而且主動直接敢與我們合作的均屬於這方面的組織，因為它的政治敏感度還沒有那麼高，且都是專家與專家間進行溝通與交流。像這次2003年的全球資訊社會高峰會的主辦單位有兩個，一個是國際通訊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ITU是純科技的單位，處理全球衛星通訊技術、電訊標準等議題，所組成的聯盟；另一個則是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我們還是跟去年一樣，透過非政府組織的方式參與全球資訊社會高峰會。大部分的高峰會都是由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策劃。

台灣從2000年開始，第一次參加以社會發展為題的高峰會，2001年參加「人類住居高峰會」；2002年及2003年分別參加「永續發展」及「資訊社會」高峰會。一開始都沒有曝光，直到去年台灣參與永續

發展高峰會的消息才曝光。我們如果要培養這些領域的專家、學者，或者非政府組織，必須在五年內好好在內部進行「在地行動」（act locally），做好應有的預備工作，並在國內推動政策逐步落實，如果還有能力，則可以幫助鄰國；五年後，聯合國要開始重新檢討的時候，我們這時就應該站在「全球思考」（thinking globally）的地位，提出我們的想法。這種策略與作法，才是正確參與聯合國的態度。不管台灣是不是會員國。在地行動非常重要，我們要把聯合國的政策落實，變成可執行的，如果不可執行，要提出來，加以改變。

今年的資訊社會高峰會交由專門處理技術問題的ITU負責，我們都曉得，現在資訊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肯定不會只有資訊問題，而且還要思考如何把人文帶入資訊社會？又執行的內容應該如何設計，才不會讓資訊社會變成科技怪人的資訊社會？所以ITU才要求聯合國科教文（UNESCO）共同主辦。

四、託管委員會（Trusteeship Council）負責託管業務。最近報上對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的運作，例如東帝汶獨立前由聯合國託管委員會託管兩年，希望台灣不用被託管兩年才能獨立。不過託管的前提必須是國際承認它是個國際事件，現在中國死不承認台灣問題是國際事件；就東帝汶而言，至少印尼承認東帝汶是個未明地帶，所以由聯合國託管兩年後，最後才能正式獨立。

五、聯合國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是權限最大的，有五個國家擁有否決權。

六、秘書處（Secretariat），屬於行政

幕僚。

至於，非政府組織主要與誰工作？事實上，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大會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底下的所有組織，有密切的互動關係。非政府組織可以參與大會的運作，不過當我1998年拿到駐聯合國代表身份時，只要有會議舉辦，我就會參加，結果我發現年度大會開議期間，非政府組織很少參與。因為聯合國真正著力的地方，是在各個委員會及特別大會（即高峰會），政策一旦在委員會定調，進入大會討論時，就很難再翻案。

聯合國大會所屬委員會

聯合國大會的組織架構，又分六種委員會 First Committee（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econd Committee（Economic and Financial）、Third Committee（Social, Humanitarian and Cultural）、Fourth Committee（Special Political and Decolonisation）、Fifth Committee（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與 Sixth Committee（Legal）。大會開會時，不同的委員會會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橢圓形會議室召開；聯合國無論是紐約總部或日內瓦總部，這種橢圓形的會議室至少有三、五間，因為有這麼多的委員會需要同時開會。所以，我們必須瞭解各個委員會專門討論的議題為何，例如Second Committee是專門處理經濟與財務，Third Committee專門處理全球的社會、人道與文化，通常非政府組織較多參與的是這兩個委員會，只有很少數的反地雷或反軍備的非政府組織才會參加First Committee。由於台灣多數的非政府組織都是處理經濟或社會的議

題，所以Third Committee的會議室是最常參加的。不過，很多First Committee會議不准非政府組織參與，而且在門口都會標示，會議是有限制或無限制參與的。Fourth Committee是一個特別的政治與去殖民組織；最後兩個委員會則是著重於行政、預算、法治等領域。總結而言，在First Committee、Second Committee與Third Committee常常看到非政府組織在跑場，因為有好幾場會議同時舉行，非政府組織尤其是女性團體，會很努力四處搜集各種資訊。

聯合國大會除了以上所述六個主體委員會（Main Committees）外，還有兩個關鍵性的程序委員會與執行委員會。而大家最常聽到的是總務委員會（General Committee），總務委員會主要負責會議討論提案的形成、優先次序、協調各委員會的程序以及所有和大會主席執掌相應的職責。大家常聽到台灣進入聯合國的提案無法排入議程，就是卡在總務委員會中；所以我們要與總務委員會的人員保持良好關係，因為一個議題能否排入議程、進入大會討論，總務委員會都可以阻擋。另外還有一個主管程序性問題的則是資格審查委員會，這只有九個會員國，每次大會前由主席指定成立，負責審查及報告各國代表的資格。資格審查委員會最近發生作用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要挑戰台灣非政府組織的代表資格，中國要求台灣代表的名稱應寫成「Taiwan, Province of China」，我們說不行，台灣並不是中國的一省，假若寫「Taiwan」，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不願意，又如果寫成「Taiwan, Province of China」，台灣則無法接受，後來大會處理則按照資格認定，直接把台

灣的非政府組織分到日本或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下。下次我們可以給中共下馬威說：你對台灣不客氣，我們乾脆屬於日本或美國。

兩年來台灣的非政府組織能夠參與聯合國的活動，除了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RFD）以外，其他的非政府組織都是這樣進去的；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RFD）的實力夠強，因為它是直屬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的非政府組織，我們部長級的官員參與聯合國活動多是透過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RFD）管道。1996年我第一次以專家學者的身份參與聯合國，1998年成為聯合國代表，等到2000年開始想辦法如何透過組團的方式，讓台灣參與聯合國的活動，所以我利用東亞網絡協調人的權利，在東亞代表團裡放了一半的台灣專家，2000年我用這個方式嘗試一次，2001年人類住居會議又試了一次，直到2002年政府決定，除了借用我所能掌握的名額外，又透過兩個非政府組織，總共透過三個非政府組織的管道，使台灣一下子有五十幾個人可以參加聯合國的會議，若加上太極門的人數，2002年的台灣團據說有一百多人，可見我們憑智慧，還是可以爭取參與聯合國的機會。聯合國正式大會所召開的會員國會議，時間是從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這是第一個session，接著下午一點到三點是休息時間，然後下午三點到六點則是第二個session。如果非政府組織舉辦活動的時間，與聯合國各會員國開會的時間重疊，那麼會員國的代表就不太可能會來，最後結果就變成與非政府組織進行對談而已。在聯合國活動中對談的主體有三種人：各國駐聯合國代表、非政府組織代表與聯合

國專家，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多是很有身份的，大多是在國內或國際學術界或NGO實務界，有點聲望的才能進去參加；另外一種則是聯合國的專家。因為正式大會開會期間，各國的代表必須坐在正式大會廳，有時候在正式大會上，輪到比較無聊的國家在報告時，各國代表多會趁機溜出來，參與旁邊非政府組織所辦的會議，所以不要小看非政府組織的side event。所以，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舉辦活動，必須要注意幾件事：第一個爭取時段，第二個爭取地點。假設舉辦會議的內容很精彩，沒有人會離開，偶而離開是例外，否則如果會議時段排在早上十點到下午一點舉行比較不好。除非你知道那天大會的主題是不精彩的，或是討論程序性問題，或是關於咬文嚼字、拼字的無聊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大部分官員會派一個人留守會場，其他人就會來聽side events。因此，會議時段的安排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一點，或從下午三點到六時，都要假設大部分的會員國在開會，所以要爭取早上九點到十點或下午一點到三點，則是最好的時段。當我們的會議內容排得很精彩，尤其又有國際知名的企業或非政府組織領袖演講的時候，絕對有人會帶著午餐，到會場內邊吃邊聽。因為各國官方駐聯合國代表除了少數幾個人留守聯合國外，大部分的人都只有開會期間才會去，對這些人而言，每年開會的時候大家聚會一次，所以通常下午六點以後，會舉辦很多聚會或party，六點之後就很難爭取到人，六點到七點勉強還有一些人。其次，舉辦會議地點安排上，越靠近幾個主要會議室的會議室就越好，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你的議題夠精彩，大會可安排主要會議室在break time

的時間給你使用。如果沒有的話，沒關係，旁邊還有一些比較小的會議室，越靠近像剛才提到的Second Committee、Third Committee在開的那種正式會議室周圍的小會議室就越好。

執行委員會包括行政與預算問題顧問委員會與貢獻委員會。行政與預算問題顧問委員會專門處理各國繳交會費等事情，美國常常不繳會費，如果不繳會費，就沒有發言權。其次，貢獻委員會算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單位，例如當一個特定議題的會議（例如資訊社會高峰會）結束之後，決定要成立Global ICT Education Program，這種新增加計畫並不是聯合國原本的預算所規劃的內容，因此需要編列新的預算，而貢獻委員會的功能就是負責這種費用如何在會員間分擔，以及新會員的評估，會員國要求評估改變的訴願等事宜，若有專業單位要求增加貢獻的規模，則需提到此委員會先評估推荐。貢獻委員會組成的會員國數曾幾度擴張，1997年為十八名。為什麼幾度擴張？就是大家發現，當新產生一個全球性的action plan後，哪一個國家主動宣布在平常的會費外，願意額外就活動計畫提供援助，就可以主導這件事情。這次的Information Society這件事情，我感覺日本積極想要扮演這個角色。在Global ICT Education Program上，日本很積極，我問他經費從哪裡來？有四個來源，美國佔有一部分，然後是日本政府，再加上兩個日本基金會。我們國家其實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思考與努力，如果我們很有錢，應該積極投入類似這樣的計畫；像日本基金會透過這種方式投入全球的ICT教育，這可以彰顯國力；由日本出資來進行提升全球資訊社會的教育計畫，補貼偏遠地區的

電腦設備、人力訓練。這次為了ICT教育，在東亞有一個Global ICT Education Program，在非洲也有一個叫做New Economic Program for Africa Development。

我發現當每一次聯合國有重大的事情要推動時，有人會E-mail給我，想要透過我看看台灣有沒有興趣參加，那我也要篩選，所以每次聯合國送各種invitation過來，有些我會自己篩選，有些我會送給適當的部門，由他們篩選；我最近看到兩個新的program，一個是Global ICT Education Program，另外一個是由大英國協體系運作的非洲經濟振興計畫。

我完全同意聯合國需要進行改革，因為全世界給它那麼多經費，可是它非常浪費，而且非常官僚腐敗，連我都碰過，所以聯合國需要有智慧而可以處理聯合國事情的人才。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組織架構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裡面又分為功能性委員會、區域性委員會、常設委員會及專家組織，這些委員會由會員國之間互推主席或主席團，決定推動一些固定的全球政策。其中社會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在全球是很重要的功能性組織，五年都要檢討一次；其次，還有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員會（Commission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與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還有，人口與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人口與發展是發展中國家比較關切的；另外還有科學技術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永續發展委員會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與婦女地位委員會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都是每五年開一次大會，統計委員會 (Statistical Commission) 則專事各國重要經濟、社會發展統計資料的定期搜尋、整理及發表。

接下來介紹區域性組織，這裡面有我們台灣比較專長的項目，例如我們要注意對我們區域有關的亞太經濟社會組織委員會，它的總部設在泰國曼谷。現在透過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RFD)的安排，我們也有一位派駐在亞太經濟社會組織委員會的專家學者——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的蔡青龍教授，因為他是早期以台灣學者身份，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的全球人力資源計畫，所以麻煩他參加在曼谷的亞太經濟社會組織委員會。常設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s) 裡面的人居委員會 (Commissions on Human Settlements) 是非常重要的，非政府組織本身也有一個常設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s) 稱為非政府組織委員會 (Committee 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這些組織如果以聯合國Committee的形式出現時，都會指定由那個委員會的學者擔任Committee主要的Chair，我觀察這些擔任Chair的人，大多是英國、美國，還有歐洲的學者，目前為止，台灣與東亞的學者還很少。因為它們是聯合國授權認證的專家組織，所以Committee做出來的建議，聯合國通常會接受，Committee裡面通常是非政府組織與專家學者一起運作，這種非政府組織多是透過專業知識來處理民眾運動或重要政

策。

專業參與的策略

國際或各國家NGO能夠參與的聯合國會議主要就是由大會、特別大會、大會所屬各委員會及經濟社會理事會及各種委員會所召開的會議。多數議程NGO只能當觀察員或現場舉手發言，和UN有正式合作關係的才會被安排擔任上台報告的工作。NGO主要功能在辦理會場外大大小小的side events。自2002年7月開始籌辦首屆「資訊社會高峰會」及首次另成立Civil Society Bureau，並於每次籌備會議期間和會員國間的正式會議平行召開分組會議或CS Plenary。NGO的角色在UN專業及弱勢建言上，益見彰顯。因此我們需要知道如何從專業切入參與。

2000年我們派出代表參加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社會發展高峰會。社會發展高峰會著重在弱勢族群議題，例如女性議題、殘障議題、種族議題等等。我們參加2000年的社會發展高峰會代表團中，我們偷偷地把當時的衛生署李明亮署長安排成為代表團的一員，那是我們第一次嘗試跟聯合國溝通。我們表達部長希望能夠參加會議，並請聯合國能夠協助，透過外交部的國際操作，同時聯合國技巧安排，終於讓李明亮署長去出席會議外，尚順便到WHO、日內瓦的扶輪社等地到處演講。李明亮署長是台灣第一個名正言順在聯合國場合演講的部長級官員。我記得，那次我們並不敢舉辦一個開幕演講，僅是舉辦一個小型的專題討論，我認為透過這種方式經年累月之後，逐步漸進地，才能拉近政府與聯合國的關係。

另外，2001年的主題是人居 (human

settlement))，而與聯合國人類居住環境中心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 UNCHS) 合作關係比較密切的NGO是大英國協的體系。UNCHS主要是處理人類生態，於1976年第一次由全人類一起召集來參與會議，討論都市住宅問題，或因為貧窮而缺乏住所、居住不符基本標準，或外在衛生條件不好等議題。1976年第一次開會後，大英國協體系就建議成立這樣一個處理全球居住問題的組織，其目的在於改善窮人的住居境況。1996年6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堡 (Istanbul) 召開聯合國第二屆人類住居大會 (HABITAT II))，那次我也受邀參與，不過我是以國際專家身份參加的，並不是代表國家的身份參加。在此以HABITAT II為例，大家就可以瞭解聯合國的運作，像人居這種重大的政策是二十年才檢討改變一次，所以1976年設定一個全球HABITAT的議題，專門處理人類住居的課題。1976年所提出的課題是：二十年內，全球生活於貧窮標準下的人口總數要降低多少？住房條件要提升多少？以二十年為期現的時間內逐步實現這些目標，等到1996年時，剛好是重新檢討過去政策執行成效的時間。

台灣在處理都會 (urban) 問題上的成果很豐碩，所以有人認為舉辦這個會議怎麼可以缺少台灣專家？因此，我就被推荐去參加。那時候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 (IRFD) 的主席，還不知道台灣問題有這麼敏感，有個國際專家學者向他推荐說我來自台灣是參加會議最適當的人選，所以就讓我去，並幫我申請可以進入高峰會會場的通行證 (Pass ID))。事實上，台灣很難拿到高峰會會場的通行證，我是有

機會獲得高峰會的通行證，進去開會又不小心走入大英國協的會場，才漸漸清楚大英國協在人居這塊領域，主導整個議題導向。

另外，像全球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是屬於永續發展的議題，也都是歐洲體系在主導。至於，美國人想主導什麼？很現實的議題，例如科技、商業。所以，我接觸到的一些關於全球永續的議題，都是歐洲體系所主導，像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 UNEP))與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UNDP))都是比較中性的；美國則多主導開發計畫署的計畫，因為美國可以透過世界銀行 (World Bank) 主導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計畫，如審查這個國家是否按照發展計畫實施，並透過世界銀行提供貸款，這種涉及到錢的事情，美國很喜歡控制的。聯合國大學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 UNU))，設在日本東京，2003年2月舉辦資訊社會高峰會的亞洲區域會議時，聯合國大學就提供場地舉辦亞洲區域的side events))，包括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 (IRFD))與我們政府官員都有參與。聯合國訓練研究所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 UNITAR))是聯合國的人才訓練中心，我知道日本智庫有參與UNITAR一些世界維和方案的訓練。現在我只瞭解到這裡，其它的並不是很瞭解，所以我們對聯合國還有很多需要瞭解。按照以上之說明，凸顯一個事實，即如果台灣是聯合國的會員國，這些事情很容易就會瞭解，也許比較好運作；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情形下，我們就要以非政府組織的角度切

入，尋求專長領域有所發揮。因此，今年的資訊高峰會，我估計它的政治敏感度會比較低，因為它不是只有會員國才能夠運作的體系，它是屬於專家參與的，台灣應該以專家的角色來參與，政治敏感度比較低，我估計我們能夠參與的空間會大一點。

聯合國裡非政府組織或者專業人士，比較具有正義感。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就要懂得交朋友，懂得適時的運用；我在聯合國裡不是到處講話的，可是他們每次出狀況或需要亞洲意見的時候會叫我講一下，還好我還有專業素養在，我如果講話，其他人會點頭。今天我們參與聯合國的大門可以打開，與我在聯合國裡帶來那種台灣很專業的形象，其實是很有關係的。他們後來還發一個E-mail給我，請我推薦一個台灣的經濟學者到女性環境發展組織（Women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WEDO）擔任director的職位，可惜後來國內沒女性學者有意願。聯合國裡幾乎每一種議題都會有個主導的非政府組織，WEDO就是聯合國裡主導女性議題非常重要的一個非政府組織。我們雖然現在沒辦法成為會員國，但是我們可以搭專業、非政府組織的便車，在聯合國活動並這類朋友交往，培植日後加入聯合國的實力。另外，我也幫WEDO作過分析，提出如何操作女性議題的構想，也就是先從女性的經濟權（economic rights）開始，比如一個國家貸款，有多少貸款貸出去是給女性的？當然後面可能會有男性操作太太的，可是至少也得乖乖的聽女性的話。女性地位不能光從政治地位之類來看，那些可以作假；一旦掌握經濟權，就掌握了女性地位。1997年剛剛發生亞洲金

融風暴，我在1998年成為代表時，因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很少有來自東亞的，所以一票人不是白臉就是黑臉，他們看到黃面孔，忽然叫我評論亞洲金融風暴，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我是經濟學家，對於有關經濟議題當然沒問題，我可以講得讓他們很服氣，連聯合國官員都很服氣。在聯合國開會一定要專心，我們開會很少會專心，開會喜歡到處串門子，卻搞不清楚開會內容為何？這不行，需要訓練，開會在討論什麼，要做note學習。每次開會我都專心聽，聽出問題在哪裡，剛好有人叫你發言，然後就可發言，幫他解決問題，他就會很喜歡你。所以，我從經濟指標的觀點來講女性問題，提出建議各國的報告裡要有女性的經濟指標，或跨國企業裡幹部以上職員的女性比例要占多少比例？這樣講有沒有道理？真的要提升女性的地位是不是要這樣做？

我永遠珍惜任何學習的機會，因為我不願意浪費生命；既然來了，即使不喜歡女性團體也要做，後來覺得如果全球的理念正確，我們來做女性運動，也有點道理，所以我就很專心的聽，有時候參與討論。從1998到2001年，我真的很專心，且每次高峰會之前會有兩次籌委會，我一定會親自參與。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也樂得讓別人學習，但我希望別人學習的態度要與我一樣，去參加不是想搶個位子，想將來履歷中寫代表台灣參加過一個聯合國會議。如果是這樣的人，真的不要參與這件事，既然要進去參與活動，就是要代表台灣的水準，所以平常在台灣要堅定信念，是想從那個地方切入，幫助台灣，例如永續發展、非政府組織或女性，充實你的知識，在可以發揮、表現的時候，就發揮表

現，平常不要太愛講話，每次都講話別人會嫌煩，台灣哪有什麼經驗全部都是珍貴的。

官方與非政府組織諮詢體系的運作

官方與非政府組織諮詢體系運作的第一個步驟，任何一個非政府組織都可以申請成爲具有聯合國consultative status的非政府組織。我現在所講的部分，都是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下面的。聯合國的運作體系共有三個，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是權力最大的，像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RFD）可以辦各種活動，另外兩個是非政府組織會議（the Conferenc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NGO）與聯合國公共資訊部門（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DPI）。非政府組織會議（CONGO）的影響力非常大，因爲兩百多個非政府組織註冊在非政府組織會議（CONGO）下面，所以非政府組織會議（CONGO）講出來的意見能代表非政府組織的意見。有些非政府組織的能力，沒有辦法按照聯合國之規定，每四年要交出一份報告，就只能以非政府組織會議（CONGO）下面的member status，參加聯合國會議。所以我們的非政府組織要參與聯合國事務，要搞清楚目前交往的非政府組織，他的status是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CONGO？還是聯合國公共資訊部門（DPI）？登記成爲聯合國公共資訊部門（DPI）非政府組織的好處是，所有聯合國資訊會主動E-mail給你。它只是一個類似資訊提供的管道，要辦活動向聯合國公共資訊部門（DPI）申請沒有用，要辦活動應該要向聯合國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ECOSOC）授權同意通過的非政府組織申請，而且必須具備consultative status，這又分爲General、Special、Roster三級。我們現在看不同的身份可以享有哪些權利義務？

申請資格與條件方面：一、申請的組織，其活動必須和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的工作有關。二、非政府組織本身必須有民主決策的機制，如果非政府組織從來不換理事長，或無法顯現出具有民主機制選出理事長也不行。此外，組織如果登記爲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會員國組成至少要三個國家以上，跨三個國家的資源、人力、組織、且財務來源，就可以登記成爲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又如果是本土型的非政府組織也沒問題，聯合國也會接受，不過要很顯著的講出這個國家型的非政府組織，如何可以登記而成爲具有聯合國的consultative status，還要證明過去幾年來，落實多少聯合國理念下的哪些政策。三、該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必須正式向官方登記註冊達兩年以上，在你的國家之內至少要登記註冊兩年以上，然後才能進入第一級Roster，往後每一級升等期限需要四年，並通過review的考驗，可見要通過Special，最後再達到General這個層級時，至少需具備參與聯合國事務十年以上的經歷。（但最近有發現台灣NGO就直接申請General級諮詢地位的狀況，但迄今尚未通過。）

至於，三種不同諮詢地位的非政府組織又具備哪些權利、義務：

（1）你的工作是否與ECOSOC有關（Relevance to the work of ECOSOC）？所有NGO都必須是。General是All areas，

聯合國做什麼議題，General級的非政府組織可以服務或參與哪項議題。之前提到大英國協的體系，以及扶輪社都是General，每個領域都可以去幫忙。Special是專業領域的，Roster是有限的領域，而且只是列名，難以主辦活動，算是進入學習的意思。

(2) 有無ECOSOC的諮詢地位 (Are in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ECOSOC)？與ECOSOC有沒有合作的關係？三種NGO都需具備此條件。

(3) 你可以指派駐聯合國代表 (Designate UN representatives,)？基本上，也是三個層級都可以。所以，裡面很多Roster級的聯合國代表其實是幫不了什麼忙；不過跟人家交朋友就是了，因為不知道哪一天也升級了。現在馬上可以幫忙的，絕對是Special與General這二級。

(4) 能不能被邀到聯合國開會 (Invited to UN conferences)？三種NGO都具備此權利。

(5)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ECOSOC) 舉行會議時，有沒有資格去提出議題 (Propose items for ECOSOC agenda)？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該討論什麼問題，唯有General可以提出，非政府組織唯有升到General時，才代表這個專業組織已經專業到可以看出一個大家忽略的agenda。所以，我們可以想想，剛才講到本國的非政府組織需先在本國成立兩年後，再向聯合國提出申請，登記成為Roster之後，加上四年，Roster滿四年提出review報告，才能成為Special，等達到General層級時，表示到你參與聯合國事務，最少已培養出至少十年以上的經歷。而如果在某一關，像Roster沒有過，再一次就四年，就要十

四年，沒有獲得通過，就要留在原級。

(6) Attend UN meetings？每個都是yes。

(7) 可以在ECOSOC的會議上講話嗎 (Can speak at ECOSOC)？只有General才做得到。如果台灣自己能有一個非政府組織是General，或至少我們透過某個非政府組織，與其建立十分密切的關係後，由General這一級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台灣說話，這是有可能達到的目標。前一陣子我們好不容易擠進一個全球扶輪社理事的席次，很可惜我們企業界沒有好好掌握，這樣過了兩年，也沒看到什麼成效。其實如果會運作，可以運作得很漂亮。

(8) Circulate statements at ECOSOC meetings，這個也很重要，你可不可以在ECOSOC的會議circulate statements？最近報紙上提到台灣在WHA會議上，並沒有被安排上台講話，可是我們要circulate，在會場上發放我們的文件，就是因為擔保我們的那個非政府組織願意把權力給我們用，所以是合法的。

(9) Circulate statements at ECOSOC subsidiary bodies' meetings。ECOSOC meetings可以circulate，那個等級蠻高的。這裡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ECOSOC) 所屬的次組織也可以。

(10) Can speak at ECOSOC subsidiary bodies' meetings，可不可以在ECOSOC次組織的會議講話？這個比較次要。像剛才第(7)項的可以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ECOSOC) 會議上直接發言，我覺得如果可以爭取到總統、副總統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上講話，國際宣傳效果一定是一流的。

(11) Must submit quadrennial reports，

必須送四年一次的報告，這只有Roster不用送，其他Special與General都要。我們國家想利用哪個非政府組織的管道，參與聯合國需要很小心。像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理事長跟我說：「你們不要動作太劇烈，等一下我quadrennial reports不會過關」，因為非政府組織講的是專業的，所以我們互相要在這中間尋求平衡，我們帶給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很多專業，可是也帶給它政治壓力，怕會遭受中國修理。中國過去從來不參加非政府組織的委員會，它看不起非政府組織，中國認為政權才是最偉大的，不知道現在非政府組織這麼powerful，結果後來發現台灣竟然繞道，從非政府組織進入聯合國。我認為許多國際事務就是這樣，已經進入就不能往後退，就是在進入以後利用多少個關卡操作，從小會議室、中會議室到大會議室。導致後來中國在兩三年前，也開始跟別人競爭非政府組織委員會的席位，同時在裡面篩選幾個親台的非政府組織，以防台灣過度利用。不過沒有關係，我們必須保持專業的形象，讓你沒話講，這是台灣參與非政府組織運作本錢。

接下來再來看看這三級NGO諮詢地位這幾年變化的情形。這個資料是我1998年7月用心算過的：General consultative status 102家，Special的750家，Roster 663家。2001年7月外交部叫我做這個報告的時候，我又數了一次，分別提升為120、1005及887家。等一下我會給你們那個網站，你們可以自己上去數。1998到2001年短短3年之內，增加最快的是Special；Roster也在增加，可是速度沒那麼快，這裡有一點我不太清楚是可不可以直接登記成為Special，不然理論上應該是先成為

Roster再成為Special，所以成為Special等級的比率是挺高的。

聯合國非政府組織體系的運作部分，在申請程序上，「適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第一二九六及一九九六／三一決議案由非政府組織委員會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推薦者」，這一個部分台灣很難達成目標，尤其是中國現在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委員會，在現況下這個是死路一條；將來難說，如果我們成為會員國也有機會。因此，台灣僅剩下兩條管道：「由聯合國秘書長所推薦者」或「由其他聯合國組織或專業機構所推薦者」。至於，送件時間必須把握在「欲取得諮詢地位前一年的6月1日」以前，如2003年希望被甄選的非政府組織，必須要在2002年6月1日前送件。這些規定落實十分嚴格，像剛才提到組織升等的年數，以及送件的日期都要控制得好，不然就要等到下一年了。我相信我們若真要透過這種方法加入聯合國，就要好好掌握遊戲規則；如果要不引起中共注意的話，一定要在5月送件，且保證絕不缺件，然後在一個月內通過。

至於，要成為最受聯合國歡迎的非政府組織，就要以專業能力為導向，聯合國是希望申請者符合下列四類裡面的一種，如果全部具備是最理想。第一、Advocacy：理念或政策的倡議者。類似從事遊說的那種非政府組織，講哪個環保或婦女政策很重要，聯合國需要這種。二、Information provider：聯合國關心之議題的資訊提供者。像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都固定把世界各國經濟指標建好，然後評估，公佈給全球知道，World Economic Forum 算是 Information

Provider，具有專業性且進行各國資訊的收集。此外，World Economic Forum又具備第三種身份，就是Expert Consultancy，除了資訊收集、分析，又有能力透過研究發展提供專家諮詢意見。四、Grassroot practitioner：草根運動者，有能力動員義工或志工將聯合國促進社會公平發展、照顧人權、提供人道救援等草根性團體。

台灣大部分的非政府組織，都是Grassroot practitioner，而女性團體則有不少屬於Advocacy的，所以這幾年女性立法進行的很順利。台灣現在的非政府組織，主要是這兩種，主要是因為專業、技術、能力的門檻最低，而Information與Expert Consultancy的專業技術門檻就比較高，同時還要與其他國家這兩種身份的人一起交手，Information quality要比他好，才會變成你主導那一塊，不然就是Expert的程度要比人家高。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宣稱台灣經濟智庫，從事東亞的Expert Consultancy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一旦講全球領導的Expert Consultancy，歐美的非政府組織馬上反彈或質疑，他們在那個領域的付出已經很長一段時間，聯合國運作這五十幾年都靠歐美的非政府組織。因此，這幾年東亞意識的覺醒，日本、台灣、韓國這幾年都展開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以便能掌握東亞資訊的主導權。這樣順利發展下去，一、二十年後，再來挑戰世界級的水準。先天上，要成為世界級還是要用英文；東亞的能力條件完全都限制在這裡，每一國講的語言又不同，然後你要成為世界Information provider，全部的東西還得翻成英文。不然就是我們將來整合整個中文世界，在下一個世紀或到五十年後，中文主導一切，不懂中文就無法獲

得資訊。我們台灣在這一塊，可以帶著大陸做，因為大陸沒有像台灣這麼多的歸國學人，完全知道西方運作模式。有時候我們要去思考利基在哪裡？我們現在做哪些事情是中國可能一、二十年還追不上的？要用這種角度去想。一個資料庫建立起來後，它的好處就是我先比你先啓動五年或十年，我就掌握提早進入市場的優勢。像中經院的圖書館，針對中國大陸的圖書，我們有二十二年的庫存，要做中國研究，還是要到我們中經院。因為在二十二年前蔣經國時代，看到全世界沒有一個是研究中國，所以資訊收集得這麼完整，使得今日中經院所掌握的財經類的期刊、專書、統計年鑑、地方年鑑具有世界級的水準。國家很不容易培養出來的一些資產，如果在一些意識型態或什麼的不正確下，錯估定位，喪失這些，會很可惜。如今，中經院缺乏經費到有些期刊都沒錢訂的程度，實在可惜。

全世界對中國的研究，有兩個中國研究單位的圖書資料沒有人跟得上，一個是中經院，研究中國的財經問題，中經院的資料多是各個省市的經濟統計年鑑，連大陸學者都說自嘆不如，中國的研究機構根本沒有那麼多圖書；另外一個是屬於縣志，柏克萊大學的東亞研究院，所有中國清代以前的圖書、藏書被偷到國外，後來都回歸到柏克萊大學的東亞圖書館。由此可知，如果要建立Advocacy、Information的程度，尤其Information這一塊，起步就得比別人早，定位要正確，該收集的資料都要收集到，continuance有建立，才有代表性。所以，總結而言，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體系分三個系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聯合國公共資訊部門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 DPI)、非政府組織會議 (the Conferenc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NGO)。非政府組織會議 (CONGO) 現任主席對我們很友善，不過 CONGO 所屬 NGO 的影響力不大，大家還是要爭取成為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ECOSOC) 直屬的非政府組織。

過去到現在的參與現況及未來擴大參與策略

1996年我邀請了當時台北市都市發展局的局長一起到土耳其，參加聯合國第二次人類居住會議 (HABITAT II)。但台灣只有我一人具備進入高峰會議廠的身份，是我國重開出席聯合國官方會議之始。1996年舉辦人居高峰會議的主旨乃在於，重新定位自1976年所制訂的政策。換句話說，1976到1996年執行的是 HABITAT I，現在從1996年到往後的二十年直到2016年要執行完 HABITAT II 的 agenda。我要告訴大家，為何那次會議會突然邀請台灣學者參加？因為在此之前台灣的 urban economist 或 planning 專家，在國際學術界的表現，讓人感到台灣這塊土地如何推動都市化，是不能被忽略的部份，所以他們才想到要找台灣的學者，而他們找的那個專家剛好認識我才推薦我去參加，可見我也是踏在前人的成果才能參加這個會議。我覺得這種專業的知識是接力賽，一關接一關，隔年我就被邀請參加大英國協高峰會，那一次也請了蔡青龍教授。然後2000年開始，就是一大票人在玩整個遊戲。1996年人類居住會議 (HABITAT II) 後提出伊斯坦堡宣言 (Istanbul Declaration on Human Settlements)，2001年舉辦的

會議則叫做 HABITAT II + 5 或者叫做 Istanbul + 5；在社會發展的目標，也有一份哥本哈根宣言 (Copenhagen Declaration)，因為1995年在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宣佈全球社會發展的目標，所以2000年又叫做哥本哈根加五 (Copenhagen + 5) 的會議。聯合國都習慣這樣用，人家在講什麼你要聽得懂，我們必須對所參加的會議過去的發展歷史要稍微回溯一下；而在環保方面，我們稱為 Rio，2002年舉辦的聯合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 也叫 Rio 加十，因為是1992年在里約 (Rio) 提出里約宣言 (Rio Declaration) 後的第十年。我跟各位報告，2002年會議我們國家很有面子，我們一直希望葉俊榮政務委員能夠在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 (IRFD) 上開幕式致詞，我說服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 (IRFD) 的理由，一再強調葉俊榮政務委員是台灣1992年少數參加 Rio 的台灣專家，他專門研究環保法律的，他是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的世界永續發展論壇 (World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開幕式致詞的最佳人選。開幕式那天，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 (IRFD) 的 President 先致詞，然後請聯合國的官員由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UNIDO) 的助秘書長代表致詞，接下來是當地國家南非大學負責主辦會議的單位代表。我真的很驚訝，因為我沒想到他們會演這一齣戲碼，剛好那天我也把曲冰部落的原住民八部音帶去演唱，前面開幕式他們先唱了二十分鐘的八部音，非常美，已經把大家的情緒炒熱了。然後我一介紹他們平常的工作、年齡，包括 school teachers、cargo drivers and

farmers，因為布農族祖傳就是有這種美妙的聲音，他們假日聚在一起練歌聲這麼美妙、和諧，實在令人感動。有一個長期關照該部落的美化環境基金會姜樂義執行長，也在會議中表文章，他表示二十幾年來都在關心曲濱部落的發展，所以請原住民來，跟大家一起分享，永續發展的經驗。前面講這些就已經有點感人了，結果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的助秘書長更厲害，他自我介紹說他參加過1992年舉辦的Rio，十年之後他很樂意來這個World Forum擔任貴賓致詞，他致詞的時候故意問說「現場有一百多位世界各國的專家，請問1992年有參加Rio的請舉手？」全場不到五個人，包括我們葉俊榮政務委員在內，葉政委坐在很前面，全場都看到他舉手。於是在聯合國代表講完下台後，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RFD）的president就請來自台灣的葉俊榮政務委員致詞，我想就是因為在場沒有幾為與葉政委一樣，1992年就投入全球的永續發展，我們具備這個條件，人家才能將原本很政治味的台灣部長致詞處理得很漂亮。

由於台灣的國際政治困境，國際任何地方，如果你沒有專業能力，就較難爭取國際舞台。大家的工作是要用心去尋找那些有專業能力的人；你平常不要花他很多時間，如果你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在關鍵的節骨眼裡，他能扮演關鍵的角色，你就成功了。我跟葉教授素昧平生，他會跟著我走，也是其他學者跟他講陳教授做事情不是亂搞，不然也不會跟著我走，因為其他經濟學界研究環保的學者向他保證陳麗瑛教授做事在我們財經界是有口碑的，不然他不會來。我覺得台灣要從事非政府組織的人就是要重視這些，我也很高興與葉

教授因為這樣而成為好朋友。

未來要如何擴大參與？我們一定要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所屬委員會裡面有非政府組織 Focal Point 的去找，每一個非政府組織 Focal Point 有哪幾個非政府組織比較有影響力。聯合國裡面幾乎每五年一定要開一定review會議，因為沒有辦法一直換，所以只能有五個左右主題，不能經常開特別大會，一年如果開兩次還叫Special嗎？因為已經有一般的大會，了不起挑一個或兩個。社會發展的相關專業單位有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NICEF）。人權我比較不熟，有十六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人權委員會非常專業，分成類十分清楚包括青年、少年、女性等等，這個部分在以下的網址 <http://www.unhchr.ch> 上面都有。至於，永續發展委員會、女性、人居等議題，再來是WHO。根據我的分析結果發現，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裡面，大概每五年就有機會開一次特別委員會的高峰會或特別大會。其次，像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ICSW）、ATD、國際自由勞工聯盟（ICFTU）、CISE等則是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具有諮詢地位，又很活躍能主導委員會非政府組織發言的組織。

我注意到ATD、ICFTU、CISE與ICSW四個非常團結常常一起連署statement，整個社會發展委員會中非政府組織的意見，幾乎都被這四個組織支配，可見其重要性，接下來才是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RFD）等等。我看有這麼重要的組織，試圖在台灣也找一找有無與他對等的組織？結果找到一些：ICSW-Taiwan Chapter、IRFD-East Asia Network、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 Taiwan）、Rotary Taiwan、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我比較痛心的是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CSW），每年向我們拿會費，竟然已經有十幾年，從來沒有給我們名額去聯合國開會，頂多讓我們參與區域會議而已。永續發展委員會部分，我們主要已經有中華民國永續發展論壇／學會、中華企業發展永續協會、看守台灣協會等，這是2002年已經實質參與聯合國的幾個。

女性的部分是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與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MHAT）比較活躍。女性的部分有點可惜，我有向行政院婦女權利促進會提過，要進入聯合國，要好好地寫一本台灣婦女政策白皮書，內容包括女性運動推動的過程，相關統計的調查報告，我也有推薦中經院裡一位比較關心女性研究的經濟學家，因為這件事情牽涉到資料庫的建立，是只有經濟學家才能處理的技術問題。台灣的女性運動在Advocacy已經很成功，在中經院出版的UN NGO Policy Series No.1有關社會發展論文集裡，我請台大余漢儀教授把台灣怎樣遊說立法院改革所有女性相關立法的過程整理出來並發表論文。他寫得很好，連我自己都從內心佩服，發現台灣在女性立法

的Advocacy方面做得真的不錯，對國外也有參考價值，2000年在會場發表，我看到很多女性的非政府組織leader非常贊嘆，還舉手發言請詮釋台灣經驗對我們的涵意。不過我們也要記住，不要每次只會講台灣經驗，最好把台灣經驗擴展到東亞經驗，多舉幾國的例子，而且最後還要提出台灣的經驗對聯合國其他發展中國家有什麼參考價值？我們的思維就是要這樣建立。

以下幾個網站 <http://www.itu.int/wsis/>、www.itu.int/osg/spu/wsis-themes/index.html、www.unesco.org/wsis 與 www.geneva2003.org/wsis請大家去參考。我們應該瞭解聯合國2003年官方規劃全新的資訊社會高峰會，它的願景又是什麼？配合這個願景，規劃台灣可以發揮的四個領域：（1）發展與消滅貧窮；（2）民主與治理；（3）資訊化後的社會，不是一個可怕、冷酷的科技社會，應該要有文化的內涵，而且還能永續發展，保護弱勢族群；（4）meet special needs of Africa，整個大英國協體系提出一個新非洲計畫，名字叫「在非洲推動馬歇爾計畫」。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歐洲就是靠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復興，他們現在想要在非洲推動馬歇爾計畫。上述四點中，我們在E-Government有參與，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剛才的非洲計畫、ICT Education也都有邀請我們，而Cultural Diversity與Sustainable Development沒有邀請我們，也許是屬於中國的勢力範圍。

按照剛才所報告的內容，過去我曾幫政府設計一個贊助非政府組織的評分標準。這個很容易瞭解General層級得三分，Special層級是二分，Roster則一分，然後General裡面是全球級、區域級或國家級

的非政府組織，各給予多少分數，將有助於政府衡量向外交部申請經費的組織在聯合國非政府組織裡的地位，其次又針對組織申請的經費是參與哪種項目活動，區分為五個等級：一、如果是出席聯合國各委員會，並在parallel event中演講或座談，台灣可以發聲，所以分數給最高。二、出席聯合國五年一度的議題特別大會及其籌備會並於會議中發表論文或演講，因為這兩個都可以辦parallel event，所以是三十六分，往下降一分，分數就是這樣出來的。

聯合國相關重要網站介紹

<http://www.un.org/esa/coordination/ngo/>是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網址，透過<http://esa.un.org/coordination/ngo/search/search.htm>即可查尋非政府組織是屬於哪一個status，而且這個官方權威的網站，還可提供非政府組織的地址、電話，以及提供查詢者瞭解所欲查詢的非政府組織，是屬於general、special還是roster。另外，<http://www.un.org/esa/coordination/ngo/morecontacts.htm>則是NGO Focal Point，裡面還有DPI與對外接洽人等資料，議題內容還包括女性的Advancement of Women、Africa、Human Rights等，可見社會發展的議題在聯合國組織中是很重要的，此外它還分為ageing、disabled、family、poverty、youth等不同部分。此外，還有Public Inquires，Disarmament的非政府組織，台灣有這種的嗎？好像歐美很多，例如地雷組織，屬於反戰的、Human的。還有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此，我補充一點，大英國協很會操作，它派出一個駐聯合國代表是有關Human Settlements的非政府組織。

Commonwealth Human Ecology Council，其中最大的是現任主席，是榮譽教授退休的Ian Douglas教授，主席是四年改選一次，可是有一個人並沒有變動，就是Executive Vice Chair, Zena Daysh，她掛名大英國協人類生態委員會的執行副主席，以擔任駐聯合國代表二十五年。所以我們國家的非政府組織也要這樣運作，投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或國際非政府組織，主要執事人員不能常換，不然人家不認識你，所以Zena Daysh對我說她四十年都奉獻在大英國協的Human Settlement事務裡，從1976年開始成為駐聯合國代表，然後一路這樣，所以大家位子都在換，只有她沒換，這是我們國家要思考的，怎樣挑出那樣的人？加上她的意志力很強，所以能把大英國協的人類住居的非政府組織發展得這麼好。因為每一個非政府組織可以有五個駐聯合國代表，CHEC又從大英國協這邊派一個駐聯合國代表Narelle Townsend，他們就是這樣一唱一和，因為紐約總部這邊比較遠，日內瓦比較靠近歐洲，所以在紐約總部這邊派的這一位，如果他們不過來辦活動時就全力配合，她平常的功能在紐約總部，又會wrapping up所有非政府組織的意見，所有非政府組織有關human settlement的meeting就是這樣運作。所以台灣現在有機會發展的議題，還是在資訊社會，有時要這樣專業思考，專業人員如何才能作得更有效果。

現在再到中經院的網站<http://ngo.cier.edu.tw>，對於中經院的緣起以及台灣過去推動非政府組織的資料，網站裡面都有介紹。另外，中經院過去幾年到現在，完成的出版品，可以參考以下UN NGO Policy Series的網址<http://ngo.cier.edu.tw/policy.html>，

這個網址介紹我們從2000年起如何維持在聯合國裡專業的權威性？2000年我們有參加社會發展高峰會，活動結束之後，我們就出版一本書叫做Taiwan, East Asia & Copenhagen Commitment。第二屆的Urbanization, East Asia & HABITAT II是2001年，我們不但邀請到Ian Douglas參加，且從中挑出東亞十五篇的文章而出版一本書——Urbanization, East Asia HABITAT II。Ian Douglas就是我講的大英國協那一位現任主席，合編者是黃書禮教授，他是我們國家有關永續發展方面國科會的傑出獎得主，因為黃書禮教授的專業能力受到肯定，Ian Douglas才會願意與他一起合出書。這本書的章節規劃非常好，有關全球化與都市轉型、土地使用規劃與都市擁擠問題等提出討論。

此外，在Recent Activities部分，網址為<http://ngo.cier.edu.tw/news.html>，這上面可以看到我們為了參與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WSIS）的部分，先參加許多籌委會，從2003年1月參加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WSIS）的亞洲區域會議，然後是國際發展研究基金會（IRFD）在聯合國大學（UNU）辦的side event，等到7月我們又參加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WSIS）的Intersessional meeting等，由此可見單單一個高峰會，需要參加四個籌備會，然後在2003年12月8日到9日，我們派出一群優秀的人員組成團隊，參與這場資訊社會高峰會。

【Q & A】

參與學員 陳國安：

非政府組織的申請條件，請問這資格與條件是在他們的哪一個規章裡面規範的？昨天台灣醫界聯盟執行長來上課時提到，

WHO也有自己一套組織法規範，非政府組織如果要申請加入成為觀察員所應具備的條件。這些規範是不是有層級上效益的差別，還是兩者都要兼備才可以？

陳麗瑛研究員：

WHO有它自己的非政府組織，一定是與醫療衛生有關的非政府組織才會去跟WHO登記，所以WHO登記以後，WHO開會時就可以去當觀察員。像我們這種非政府組織代表的身份，每次聯合國開議時僅能派出五個名額參與。WHO有自己的非政府組織，但是向WHO登記，並不必然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有關。像最近這一次開會，國際電信聯盟（ITU）也開始開放登記哪幾個資訊方面的非政府組織可以成為國際電信聯盟（ITU）的consultative status。可是我感覺在安排上，兩者還是有區隔，就是具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consultative status的非政府組織，有能力辦資訊社會高峰會會議的非政府組織所辦的會議，跟國際電信聯盟（ITU）本身因為這次會議而通過審查資格的非政府組織所辦的會議，是有所區分的，基本上我感覺它對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這級還是比較禮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與國際電信聯盟（ITU）間沒有當然加入的關係，只是一個層級的關係，因為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本來就是國際電信聯盟（ITU）的上級，所以在準備所有participant list的處理方式就是國際電信聯盟（ITU）本身篩選的非政府組織是一類，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的consultative status又是一類，就是這樣區分。因為大部分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的非政府組織在舉

辦會議上都有豐富的經驗，國際電信聯盟（ITU）過去並沒有非政府組織，這一次才開始嘗試建立，既然要辦全球資訊社會高峰會，沒有一些非政府組織搭配來推動是不行的。

參與學員 馮翊庭：

老師的演講非常精彩，我受益很多，我現在就讀成功大學電系管理所的，所以我覺得很難得可以向既是經濟學家又推動資訊電訊產業的教授請教，我覺得很榮幸。我想要請教的是，中國大陸現在的國營產業，他們2001年時有四百九十八萬美金的盈餘，事實上還必須扣掉一千五百億的赤字才行，所以國營企業實際上赤字一千一百多億美元。我覺得台灣是個島國，在發展資訊基礎建設比較容易，所以在設置電信硬體設備而言，大陸地區的障礙比台灣多很多。以電信發展來講，中國大陸跟台灣還有一段差距，我想請教以老師在這方面的專業背景，可不可以分析一下他們電信產業這樣子的發展情況，對東亞地區未來的經濟情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陳麗瑛研究員：

你談到國債赤字的問題，國債赤字的問題，它的數字是不是正確，我還要再查一下，不過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的確是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隱憂之一。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改變一個策略，就是先不去處理國有企業，前一陣子國有企業民營化的策略，已經做得差不多，現在還有一條路，就是讓國有企業淹沒在市場經濟裡，透過更多市場經濟企業的培養，國有企業的餅就會變小，用這種方式把國有企業的問題解決掉。

我覺得就資訊社會的領域，中國唯一可以控制的是用國家公權力控制別人能否進入，所以中國一定會掌握住這方面的市

場，留做他自己的電信產業成長之用。中國對於電信或交通產業，是不准許獨資經營的，規定要合資或合作。合資合作經營都有年限，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期限，期限過了以後產權都是中國的，中國很會利用本身的市場優勢來獲取利益，包括吸引投資或先進國家在這方面的技術等，不過先進國家也沒有那麼笨，一時之間還不會把最高技術移轉給中國；其次，中國對於電信的技術，有所謂的入網檢定，早期台灣一些電話製造公司，像西陵電子在1990年代初號稱自己是唯一拿到中國大陸電話話機入網檢定的，西陵電子的產品可以打入中國市場，事實上也是如此，大概在1995年以前的中國經濟剛起，電話是很重要的，在沿海城市看過去，西陵的產品在各銷售據點，都是最主要的、位置是最顯眼的。其實，入網檢定這個東西，這是另一種控制、排除別人的方法，沒有通過中國的入網檢定，就是不可以在中國內部銷售。這講起來是可說是保護本國的產業，另外一種講法就是落後，因為把什麼東西都限制在這個地方。現在聽說中國的3C（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sumer）產業要結合，但面臨到內部軟體整合的問題，現在中國整個3C產業是三頭馬車。所以，我覺得中國那麼大，如果全部都要等到拉電纜線以後，再來進行都市發展，成本太高，中國可能是採無線通訊。中國使用衛星通訊可能比較方便，中國本身也有發射衛星的能力，無線衛星的好處是連在山區都可以，尤其有衛星、無線電話，不用先有基礎建設，一個手機、幾顆衛星在天上就可以解決問題。中國電信市場，如果技術比較先進、發展速度比較快，應該是無線衛星那一塊。我們台灣的利基在

於人口稠密，我們一定要朝cable來發展我們的產業，寬頻拉到每一戶人家，這種發展的模式對我們成本最省。

台灣面對中國的競爭，有些人講得很悲觀，有些人就講得很樂觀，這些心態上都有問題，他們已經陷入一種情境，永遠無法客觀看這件事情。中國的確是在興起沒有錯，中經院五月號的經濟前瞻，我還寫一篇文章－「中國不會崩潰，台灣不會nothing」批評四月來台演講的大前研一與章家敦兩個人，我認為他們的說法都不對。另，今年我國對APEC的貢獻之一，是寫出台灣在hi-tech human capital上，為什麼從過去到現在會這麼順利的累積？有十二篇不同的作者在寫，我也負責其中一篇——「美、中、台三地高科技人力資源的流動」。台灣現在有很多東西，別人要求我們把它做出研究，然後給人家參考。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從五〇、六〇年代是human capital外流，大概七〇年代比較模糊但還是繼續外流，不過到八〇、九〇年代時，human capital很明顯就回流。因此，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才帶起高科技的發展，這幾年因為跟大陸關係發展，一部分的人都跑到上海去了。現在全世界都很好奇想要瞭解我們美國、台灣與大陸這三角的關係怎麼運作，資金怎麼流，高科技的關係怎麼流，人力資源怎麼流。台灣有很多令人敬佩的地方，很多國家都很尊敬台灣，在聯合國裡面甚至聽到印度的專家講述台灣經驗，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談到資訊發展的經驗，我覺得聯合國這一次辦資訊社會發展高峰會，其實對台灣非常好，很多國家都以台灣為例，這是應該的，中國沒什麼好生氣的。台灣資訊工業是很成功的，至於資訊社會成不成功還要

繼續努力，我們要跟人家證明我們資訊工業發展完後，我們的確讓整個社會資訊化，而且是很有水準、品味的資訊化，所以內容很重要，資訊化的內容是什麼？你的人民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處理？

參與學員 陳順吉：

聽老師講述非政府組織對台灣對外關係的貢獻。請教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如果就個人來講的話，培養自己的哪一些特質或能力，可在日後參與非政府組織活動的時候可以有幫助？第二個問題是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很多，有些就像老師剛才講的，可能有些只是向政府申請經費，也有些真的有在做事情，如果我們有心想參與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應該如何選擇？

陳麗瑛研究員：

第一個題目是問，怎麼樣培養自己？我認為第一是要自我進修，因為台灣現在缺乏國際地位，要有專業。台灣過去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教育很成功，可是1990年之後，就產生一點點無力感，好像又沒那麼成功，當你將大專院校的擴充後，現在卻變成誰都可以做大學生，大學生品質就下降，這是教育政策上可能出了一點差錯。不過最主要還是個人，你一定要期許自己成爲一個專業的人員，現在問題是可能要當你老師輩的人自己都沒有那麼專業，我要怎麼將我自己培養成爲一個專業的人才？現在是視訊與資訊高度專業化的社會，所以你應該多花心思去注意，你想專攻的專業領域、專業機構在哪裡？我建議所有的年輕這一代，一定要把自己某一個專業領域做得很好，有一點reputation，自己覺得很紮實、很comfortable，就是說如果這個領域要叫我講話，我不會講錯，要有這種投入。在資訊化的世界，沒有什麼

資訊拿不到，任何專業雜誌、專業期刊都可以自己進修。你要先養家活口，你不夠專業就沒有人要你，專業的好處是你能夠養家活口；再來是你利用額外的精力，可以在小孩稍微大一點的時候，再來參與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這個時候你專業的能力更夠了，就可以伸展自如。就像我剛提到的，因為我專業知識夠，所以出什麼狀況馬上可以現場反應。

其次，非政府組織好壞，你自己就可以評斷。如果有心參與哪個非政府組織，上它的網站，現在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表現，一定會在它的網站上報告，如果能經常上非政府組織的網站，觀察它半年、一年，當然透過報紙也是重要的資訊來源。你對那個領域有興趣，在非政府組織辦法活動時，你就過去看，看看它是做真的還是假的。今天主要成員是什麼？研究生更好，研究生哪有什麼難，研究生選擇指導老師，這是重點，要跟師父、不要怕苦，如果怕有些師父太苦，你就跟兩個，可是你一定要跟到名師，這樣有一個好處，日子久了爛的才會被淘汰；再來一個是對你自己，你既然是研究生，老師一定會給你愛心，所以不要怕，就是你自己敢不敢接受那個挑戰，所以自己去接受挑戰。像我們二十年前，我就是立定志向，我出國就是要讀長春藤盟校，不然就不要出國，把自己定位在最高水準之上，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那時候有人認為夫婦兩人那麼窮，怎麼能夠去唸長春藤名校，可是最後就是做到了，敢不敢自我挑戰。如果你覺得自己好像還沒那麼有把握，沒關係！其實，本土的教授裡面也是有很好的，你們既然是研究生就要跟對教授，我很幸運，我先生給我這個觀念。他每一次都叫我跟人，

不要跟錢，因為我剛就業的決策是，考慮要去錢多一點的單位，還是要去錢比較少，但較專業的單位。首次工作的單位也非常重要，寧願去給人家當助理都沒關係，年輕真的不要在意title和position，你看我在中經院什麼title、position都沒有，就是從副研究員做到研究員，後來由於有了國際知名度，才被邀請擔任了一年半的執行長。你要跟好單位，跟好的人就是這樣，你好好地利用好單位的招牌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很多人就寧為雞頭不為蛇尾，我當時就認為無所謂，裡面高手一堆更好，我還可以學習，這都是觀念的問題。其實你三十幾歲也不急著出頭，決策輪不到你來做，四、五十歲在決策，優秀一點的四十五歲開始，差一點五十幾歲，這個沒辦法的事情，社會本來就是要這樣運作，因為經驗成熟了、豐富了，才有能力作重大的決策。至於，二十幾歲、三十幾歲要把自己當成不斷在學習的海棉，各種可能的領域都可以學習，這樣你的人生一定成功。然後，跟對的老師，你只要夠誠意、夠努力，老師都願意教你。想想看研究生也可以三個口試委員，哪有問題？你可以跟老師商量一下，哪一個老師有點喜歡，可不可以請他當我的口試委員，你如果都不講，當然指導教授幫你做決定。我覺得學東西要有點師徒制才學得好，你就要把自己的身份當成徒弟跟老師學習，一生只要跟到一、兩個名師，真的對你受益無窮，因為他訓練你為學做事的嚴謹態度。

台灣現在太多東西都是虛浮的、空的，以為作秀一下可以交差了事，我是很擔心。我認為台灣最近這十年政治有點搞過頭了，我們國家如果現在還不看到過去十年，只會搞意識形態、鬥爭，不重視專

業，以致於培養出來的學生以為這樣出來就可以救國的話，那這一票人就不要用。你們還年輕都是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間，是吸收新的技能最好的時候。我二十四歲研究所碩士畢業，當時我沒錢，乖乖工作三年半，像我的先生念研究所前還得當兵，誤了兩年青春，五年後再出去充電，最後我們兩個博士學位都拿到，回想起來那真的是很苦的經驗，所以我常講三十五歲之前的精華階段，都可以接受挑戰，沒有問題。我覺得我的創新能力，細節的技術創新能力到四十歲以前都還沒有問題，可是四十歲到現在，細節的技術要去操作就有點障礙，因為要投入很大的energy，不過我的經驗卻變成我最珍貴的地方。我現在指導年輕的後進，只要告訴他我判斷你的model可不可以跑出來，要跑那個模型？哪裡有data等資訊，我當口試委員講幾句話，就可以幫助學生，那些學生的教授就很感激。我過了四十歲是在賣經驗，四十歲以前，人家講一句話下來，就是自己從頭做到尾，沒有地方賴，東西都是自己動手下去操作，吃這一點苦不算什麼。

現在家裡太有錢年輕人都吃不了苦，把自己放洋去吃苦，你到國外去家裡又無法救援，你就得想辦法自己更生。我是完全沒有花到一分錢，我跟美國母校擺明，你要我這個學生，就要給我tuition favor，不然沒錢，學校最近也很高興給我發信，覺得當年投資這個學生也沒錯。記得我當年也不是平白獲得這個機會，我碩士一唸完，我的碩士論文就得國科會新人獎，第二年我馬上得台北市政府員工作品比賽第一名，我當時參加比賽是為了獎金，只是

要那個獎金，因為知道先生很想出國，所以也沒想什麼，一直到現在還是處理很專業的東西。如果要從政，四十歲以後，而且最好是你在專業領域，因為永遠都有四十歲以後的人，有些人其實可能三、四十歲以前也很優秀，四十歲以後真的是沒辦法轉型成大師級，因為大師級的機率也是很殘酷，這是淘汰率的問題，你漸漸把自己投入非政府組織等等，所以你可能會做社會運動，用這樣的技能來從政，我覺得更理想。如果政治參與者都是從這個情形下來做政治會比較pure，而且懂得尊重如何持續一個專業的社會。處理兩岸關係也是一樣，有些人為什麼到現在處理兩岸關係別人不能信任，有些人處理兩岸關係人家就是放心，就是因為十幾年來或二十年來他處理的方式人家就看在眼裡，你二十二歲或二十五歲研究所畢業以後，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人家記錄你的點滴，你要把你的生命當一個很長久的、慢慢在走的，越飲越甘甜，你的生活就會越活越美。前面幾年給人家欺負一下沒有關係，你寫出來的東西因為你年輕，長官名字掛在上面，給他掛有什麼關係？過幾年你會變長官，有些年輕人看不開，你在裡面爭取一下，當co-author，不要讓他欺負太過份就好；如果你專業能力真的夠強，你絕對有能耐修理不像話的長官，以後你們就知道。人都有人性，你喜歡跟不喜歡，你一定有一個方法可以表達，你有一種操縱能力，操縱這種事情發生是按你喜歡不喜歡，或是演變，這是操縱在你自己有沒有專業能力，你有的話，大局為你所用，所以要將自己的專業能力培養起來。